百姓记事

记忆里的夹江龙舟会

■白建明 文/图

随着一声枪响，队员们劲桨击水，水花飞溅，参赛船队如脱弓之箭冲向对岸。也正是在这一声枪响的关键时刻，我屏住呼吸，在水花溅起的时刻按下快门，那激动的心情犹如飞溅的水花——心花怒放！

举办龙舟会是夹江的传统文化风俗。记得我儿时看过的龙舟会是1963年和1964年，在青衣江周渡（现青衣江大桥下）举办。时隔20年后的1984年、1985年，连续两年的端午节，夹江都举办了龙舟会。

1984年，我已经学会了摄影，听说夹江要举办龙舟会，我心心念念地想着怎样才能拍摄出好作品。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时候当工人的我，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相机。以前都是借他人的方盒子120相机，在旅游时使用过几次，有作品还参加了1980年县文化馆举行的春节书画摄影展。这次夹江龙舟会，正是施展自己摄影技术的好机会。我想方设法借到县科协的203海鸥相机，装上了黑白胶卷。

端午节那天，青衣江周渡沿江两岸人山人海！江上游龙穿梭，擂鼓击桨，白浪飞溅，印证了明代《午日观竞渡》这首诗：共骇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汉，雷鼓嘈嘈殷碧流。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

龙舟会项目包括龙舟游江、横渡竞速、抢鸭子。龙舟竞赛开始了，我站在起点的岸边，靠近一支船队，选择一个位置蹲下，后来才知道这是夹江水泥厂的船队。我调好光圈速度和焦距，安静等待着。随着一声枪响，队员们劲桨击水，水花飞溅，参赛船队如脱弓之箭冲向对岸。也正是在这一声枪响的关键时刻，我屏住呼吸，在水花溅起的时刻按下快门，那激动的心情犹如飞溅的水花——心花怒放！我知道我拍摄到了一张理想的作品。果然，这张《中流击水》第二年入选了一个全国性影展。1989年，该作品又被市文联推荐参加了“乐山市龙舟摄影赴京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2021年市档案馆出版《乐山百年照片》，也收入了此作品。

1985年端午节，夹江县又举办了龙舟会。那天太阳很大，依然没有阻挡人们参赛和观看的热情。这次参赛的船队和比赛项目比去年多。我拿着刚买的二手国产“珠江”135相机，特别选用“保定”黑白胶卷，这是乐凯胶卷的前身。保定胶卷正在举办一个摄影赛，我打算拍出好的作品去参赛。“保定”黑白胶卷可以拍摄36张，这次我拍摄的内容很多：拥挤的观众、龙船游江、龙舟竞赛、抢鸭子、颁奖等。加上后来请人冲印放大照片，这次拍摄花了我好几天工资。36年后的2021年，我把保存的底片拿去扫描，重温被镜头永久记录的珍贵影像。

今天，夹江再次举办龙舟会，昔日龙舟竞渡的盛大景象重回人们的视野。我在期待省内外的龙舟健儿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也期待着影友们用无人机、相机、手机等各种摄影器材，为盛会留下精彩瞬间，记录夹江水上运动的蓬勃发展。



《中流击水》

人生况味

端午节里灯火亲

■李晓

这些节日里的忙碌，对我妈来说，是一种不会停下来的仪式，这种仪式抚慰着她的心。因为我妈的心里啊，有一个嗷嗷待哺的黑洞，那黑洞里，有对孩子亲人们归来的殷殷等待，有对邻里人家表达和睦关系的真切心情。

过节，其实就是亲人们的团聚。

爸爸走了快两年了，妈妈对我们说，你爸爸走了，我们还是要把节过好，你爸爸在天上望着我们呐。

人间的节日，天上的眼睛，遥遥相望，思念无绝期。

端午节又要来了，妈妈就开始忙碌了。一大堆杂乱的事情在那里堆着，我妈像拆打结的毛线团一样，等着她一团线一团线地去拆开，过后又有一种满足的舒坦。

我妈端午要做的事情，比如用老家村子里的竹蒸笼蒸粽子，首先把放在偏房里的蒸笼拿出来洗净，准备糯米、红糖、红豆、枣子、花生……这些食材，我妈要老家村子里产的，粽叶也要老家院子里的芭蕉叶，这样蒸出来的粽子，才有当年老家那种最地道的味儿。

我妈进城以后这些年，在端午那天一大早，她就开始用传统古法蒸粽子了。锅里水气腾腾，大蒸笼里盛满了饱满憨实的粽子。不过我妈根本吃不完，她忙乎着给小院里楼上楼下的邻居送粽子。我妈佝偻着身子，还陪着笑，挨家挨户敲响门，柔声问：“有人么？”那户人家探出头来，一看又是我妈来送粽子，客气地收下，还喊我妈进屋子里去坐坐。

当初进城，我妈特别不适应城里人一回家就“嘭”地一声关上门，那刺耳的声音仿佛把我妈狠狠地推了一个趔趄。我妈就用在老家村子里古道热肠的心，把整个小院里人家起了一层厚茧的心，一颗一颗给捂热了。我妈真有一个老母鸡的慈善心肠，见一个鸡蛋，都有骑上去孵一孵的愿望。后来，小区楼上楼下人家关门的声音都变轻了，吃饭时，还常常敞开门，哪家有啥好吃的，端着菜碗送上一份分享一下。

这些年来，一些传统节日的味道，在城里似乎变得淡了，如一杯茶泡了又泡，却又舍不得倒掉杯子里浸泡已久的老茶叶。那些年在老家村子里，过节最大的奢望就是满足几顿口腹之欢，很多时候过节，就是对美味食物的念想与召唤。但而今对食物的守候，早已经没了那些年的热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困扰着城里人。过节的憧憬也如昨夜星辰闪烁，天边的星子隐藏在云层里了。

我爸生前也常叹息，过节的气氛淡了。我妈就是不服气，质问我爸，哪里淡了嘛，是你人老糊涂了。有年端午节，我爸拷问我妈：“你晓得端午节是怎么来的？”我妈从厨房出来，拍打着围裙说：“端午节就是端午，有个啥来历。”于是我爸的那点文化就派上用场了，他跟我妈讲了端午的来历，说就是为了纪念沉江自杀的屈原设立了端午节。我妈糊涂了，人死了，后人还吃粽子来纪念啊，这不是幸灾乐祸嘛。我爸叹了一口气对我妈说：“哎，像你这样胡扯，历史学家也跟你说不清。”

我妈弄不明白传统节日的来历，但清明、端午、中秋、春节，这些节日来临前，我妈无论在乡下，还是在城里，都要认认真真操办一次。清明，给先人烧冥钱，端午蒸粽子，中秋做老月饼，春节为了除夕晚上的团年宴，更是从腊月就开始忙得团团转了。这些节日，都少不了一大桌丰盛的家常菜，有时也用来款待像周老头这样的老友和邻居亲友。这桌飘香的饭菜，也是我打开一扇家门种下的密码，是灯海摇曳里接头的信号。

文友张五毛说，我们的生活是一块粗布，只用很少的一点来缝制欢喜幸福，其余都变成了对付生活残渣的抹布。灰尘滚滚的行走中，停顿下来，望一望我妈在节日里磨盘一样缓缓转动的身影，我突然明白了，这些节日里的忙碌，对我妈来说，是一种不会停下来的仪式，这种仪式抚慰着她的心。因为我妈的心里啊，有一个嗷嗷待哺的黑洞，那黑洞里，有对孩子亲人们归来的殷殷等待，有对邻里人家表达和睦关系的真切心情。

今年端午，家里少了那个常常陷入老沙发独坐叹气的老头儿——我亲爱的爸爸。但我们还是好好过上一个端午节，生活里不能没有仪式感。在端午节的粽香悠悠里，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渔舟唱晚 李海波 摄

岁月留痕

五月当五

■曹文生

端午这天，母亲说，今天五月当五。中秋，乡人叫它八月十五，重阳不过是九月初九。这些数字，属于乡下，好记，数字里，没有什么含意，不过是一个日子而已，远没有端午、重阳等汉字所包含的文字密码和文明习俗。

老家的乡下，一到端午就开始忙了，谁家生锈了一年的镰刀，天一亮，就开始摩擦刀石了。另外，也有几声鸡鸣，挂在墙外的那几株槐树上。

这一刀下去，麦田可就热闹了。

你看，弓腰行走的人，把热汗落在大地上，或许土地不说话，可是也知道民间疾苦，这时候我想起一句话：人间烟火，端来一端午。

村里人，对数字天生敏感。

许多人家有多少土地，他们一清二楚，可是每次在路口碰见了，还要用数字打开聊天的闸门：“她婶子，你家今年种了几亩麦子？”“她婶，七亩麦子。”

乡下的端午，都是用数字梳理的端午。几亩麦子？打了几囤麦子？如是云云。

乡下人，对官方赋予节日的大名，总感觉到不适应，譬如：端午、重阳、中秋。他们喜欢用乡下的认识，去梳理一下这些节日。端午这天，母亲说，今天五月当五。中秋，乡人叫它八月十五，重阳不过是九月初九。这些数字，属于乡下，好记，数字里，没有什么含意，不过是一个日子而已，远没有端午、重阳等汉字所包含的文字密码和文明习俗。

或许，说着这数字，把节日都轻飘飘地过了。村里人，不读书，也没有几个知道屈原的，也不知道端午本来是什么面目，只不过是过着祖辈遗留的风俗。

村里，唯一知道屈原的，是村头那个在中学教书的人，他和村庄格格不入，许多村里人说他读书读傻了，和人也没有话，见了面，也不过点头一笑。

他肚子里，可装着太多的东西，每一个节日，在他的肚子里储藏着，在村里不受待见，可是在课堂上，他总是能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东西。这和乡下的那些阿猫阿狗的俗语，大相径庭。

端午，村里没有什么风俗。

南方，赛龙舟，北方连拥有一条河，都犹如上帝的一种施舍，好不容易有了黄河，一到夏天，还提心吊胆，怕淹了村庄。

我在北方的乡下，过着和祖辈一样传统的生活。在上大学之前，我没吃过粽子，每到端午节，母亲就将面醒好，然后文火烹炸油制品，譬如：油泡、麻叶、散子。

我在骨子里，认为端午就是吃油炸品。没想到到了大学，居然发现城里人喜欢吃粽子，我开始鄙视起我的村庄来。

一是贫寒，许多人买不起啊。二是不对口味，这粽子，总是吃起来让人体会不到痛快淋漓的妙处，倒是这油泡，就一口新蒜，吃得人犹如神仙。

五月当五，杏儿黄了。

麻嘎子来偷食了。这乡村的果实，除了养人，也养祖辈生活在这里的鸟儿。鸟和人一样，不舍乡村的每一寸土地。

一出门，看见一个男人，正蹑手蹑脚地在河岸上，他一脸严肃，像做了一件神圣的事情。其实，这事情也不算太大。

北方人以为，到了端午，百毒就来了，要喝雄黄酒解毒。这让我想起《白蛇传》里情节，所以我对于雄黄，视为珍宝，万一哪一天，与一女鬼或女妖相遇，心里也有了底气，其实，妖不过是人意念的影子。

清晨，许多人踏着晨露就出发了。

日出之前，需采摘几株发白的艾草。插门上、窗户外，让一切鬼神远离农户。

父亲，总是采撷那些大的发白的艾草，放在门楼上面两个凸出的横木上。父亲说，这样就一年没有厄运了，这艾草辟邪。

一到五月，石榴花就开了，映入眼帘。

五月当五，让我想起了故乡的石榴花。

屈原

（外一首）

■罗宇宏

屈原不仅是一个人名，
也是一个地名，
是中国诗人里程碑上最古老的地标性名字。

虽然《诗经》比屈原还早，
但是《诗经》就像聚族而居的诗歌部落，
那些诗歌是群居生活的结晶，
至今无人认领。

他没有知音，
就和香草美人、山鬼天帝倾述。
他推开了浪漫主义的大门，
走进了一个神奇瑰丽的世界，
千年之后的李白飞升到这个世界，
才成为谪仙人。

他才华横溢，
一个人比肩一个时代，
《楚辞》的《离骚》和《诗经》的《国风》一样璀璨，
可他深爱的楚国死在了他的怀里。

他的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
却没有参透命运的真谛。
亡国大臣固然是他的宿命，
建立诗歌王国才是他的使命。

端午节

端午节是我国最古老的节日，
屈原纵身一跳，
奠定了两千多年前的仪式。
也是流传最广泛的节日，
吃粽子时，
每一个人眼前都有一个小小的屈原；
划龙舟时，
每一条江河都荡漾他的身影。

我们纪念屈原，
不仅仅因为他有一条江水的冤屈，
不仅仅因为他热爱自己的家国。
超越地域的，
穿越历史的，
是因为他是我们文化的根，
在每个人身上播下了诗人的种子。

故乡的龙舟

（外一首）

■朱可嘉

久违的故乡龙舟大戏
粉墨登场
搁浅太久的清冷之舟
又将重回江湖　乘风破浪

水韵故乡江河浩荡
一泓碧潭的茫溪在心底呐喊
涌斯的鼓乐澎湃着高声调
传承千年龙舟文化大歌
推百舸争流　助千帆竞发

倘若远方的屈子先生泉下有知
定会遥寄新词为故乡礼赞
风雨龙舟拼搏
平畴沃野丰收兮
社稷昌盛复兴
百姓安康幸福兮

母亲的红豆粽子

小时候最喜欢过端午节
总会收到母亲巧手制作的礼物
精美而厚重的红豆粽子

粽子棱角分明
细腻柔和
像极了母亲的外表和内在

剥开绿翡翠般的粽叶
糯米雪白如玉
红豆似晶莹玛瑙
让人欲吃又不忍下口

红豆粽子不仅仅属于我
分享礼物的还有街坊四邻
人们夸它香糯柔软
秘诀在于包裹了母亲的菩提心

一边细嚼慢咽这人间美味
一边端详母亲笑容绽放的脸
谁家儿女有母亲的陪伴
一生就不缺圆满和幸福

粽叶摇曳在母亲的墓地
可心的红豆粽子也随之而去
故友从江南捎来嘉兴豆沙
远不及母亲红豆粽子的味道

本版投稿邮箱：sft0305@163.com